

三彩风·专栏

[凌秀生活]



■ 梁凌

喜读书,爱思考,相信美好。一边煮饭,一边阅读,偶尔作文养心,出版有散文随笔集《一个人的行走》《心有琼花开》等。

朋友换掉大房,买了80平方米的小舍,新居落成,约我们去茶聊。小舍隐在一个老街坊里。

老街坊的特点是楼间距大,楼间的空地上,不种花,不种草,只开辟篱笆围的小菜园。也有花椒树、无花果等,夏日里蓬勃成团团绿雾。树下,三五成群的邻人,或摇蒲扇扯闲,或摆开棋盘酣战。窗内,有人在炒菜,油热了,才发现少了花椒,不过没关系,不慌不忙,伸手到窗外,掐两粒,扔到锅里,一切

雅舍

还都来得及。

朋友家在四楼。三居室,无客厅,于是,一个大点儿的屋就变成了客厅,中间是橡木柜子隔断,变成两个功能区:里间一大床、一书桌,为书房;外间一沙发,一贵妃床,一茶几,为客厅。无吊顶,无射灯,无壁纸,只有白花花的墙。

卧室简约,床,是橡木做的;床头柜,是橡木做的;大壁柜,亦是橡木做的。

我们算了算,她小小的家,居然可以睡十个人,且不觉得拥挤。这才发现,所谓大客厅,实在是功能上的浪费。

最美的地方,在窗。

她家有三面窗,一面在客厅的书房,北向,窗外是高大的水杉。我的天,那水杉有多高呢?小区的楼,都在它们的腋下!水杉是树中的美女,挺拔俊秀,只是生长缓慢,十年八年地等,现在的人哪里等得了!幸亏,它们是三十年前种下的。

再定睛细看,还有比杉树长得更慢的,是银杏,在杉树下面。我想,如果有条件,它们长个一千年、两千年也不成问题。

她家北窗给我的感觉,是岁月悠长,气定神闲。我想,如果我有一面这样的窗,当心烦气躁时,只

消站在这里一刻钟,定可清风徐来,超然物外。

另两面窗朝南。窗外生长着高大的白杨,一树树绿手,在玻璃窗外招摇。炎炎夏日,听音即可消暑;倘是秋天,树叶未落,夜晚可听雨;冬天枝干光秃秃的,又不影响一窗的阳光;春天,就更好了,可以近距离地观察那些绿色的小手,是如何一点点伸出来的。

朋友说,每天早上,她都被一阵阵鸟叫惊醒。

我说,那可真是一种福气,如果写广告词,可以这样写:“每天被鸟唤醒,慢慢你会懂……”

有人问朋友,你老家不是马上就要拆迁吗?到时你还不有一套。朋友说,不要了,累!

当年,朋友就是同学中最聪明的人,现在,她依然是我们中的翘楚,她是一个真正的“生活家”。

多余的住房,真的是一种负担。我想起一位老姐,家产千万,买了四套房,又买了一辆车,天天穿梭于各房中,扫了这间扫那间,真成了房奴。

其实,室雅何须大,花香不在多,人生有这样一套雅舍,足矣。

人生本简单,多余的东西都是负担。

[信马由缰]



■ 马继远

70后,洛阳土生土长,现在深圳谋职,闲时鼓捣散文,常被误认为老年作者。

流浪歌手

单位附近有个广场,是深圳的中心广场。晚上天气晴好的话,广场上会聚集很多人:摆地摊的,散步的,闲坐的,伴着《最炫民族风》跳“广场舞”的……这些景象,夜晚在国内所有城市的广场上差不多都能看到。可是,慢着,人群里分明有乐队合奏和歌手现场演唱的声音传来,是谁在歌唱?

我挤进去一看,真有乐队在里面。六七个人,都很年轻。设备齐全,架子鼓、电吉他、贝斯、键盘皆有。乐手兼歌手,唱的都是曾经流行的歌曲,《光辉岁月》《飞得更高》……音量开到了极致,震耳欲聋。乐队前面摆着吉他盒,接受人们的施舍,不过收到的钱也没多少。

有时,会有两三支乐队同来广场演唱。狭路相逢,就有些对撞的意味了。想把人吸引过去,单靠高音显然不行,得想些新花样。有个乐队就请来了一名拉二胡的老先生,与他们的摇滚乐器合奏《上海滩》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中西合璧,还蛮奏效的,但吉他盒里的钱似乎没增多少。

这些乐队当然不会只靠吉他盒里的钱生活。他们在广场演唱,只为宣传和锻炼,为的是将来能到更好的地方去歌唱。他们的歌声有没有触动都市人寂寞的心弦,有没有人专为倾听他们的歌声而来,不得而知。但日复一日,他们已成为广场的一景。我每次路过,感觉广场有些冷清时,都会想:这些乐队今天怎么没来?

除了乐队,广场上也几位单独开唱的歌手。印象较深的是一名女歌手,有段时间她几乎每晚都来,从《烛光里的妈妈》之类的老歌到时下网上流行的口水歌都能唱。她唱得很卖力,每晚能唱20多首。可惜围在她周边听她唱的人很少,她面前的纸盒子里的钱更少。

她还经常带个小孩,一手拿着话筒唱歌,一手牵着小孩儿。这种样子让人很不舒服,对小孩的影响肯定不好,而且她每晚唱那么多歌,完全成了没有感情的发声机器。我和朋友断定她是纯粹靠演唱谋生的,认为她年纪轻轻的,应该去找工作糊口。可能因为被乐队抢了听众,后来她从广场上消失了,听说又到其他地方演唱了。

也有歌者根本不在乎听众。我时常看到一名其貌不扬的歌者,来了就窝在一处灯光昏暗的树下,拿着话筒呜呜啦啦地“唱”,谁也听不清他“唱”的什么。他嗓子可能受过伤,在重新练习发声吧?好在他声音不大,音响声也不高,可能他也怕惊扰路人。

广场上的这些歌者,显然与电视上那些动辄煽情、催泪的歌者没法比,但谁能剥夺他们演唱的权利呢?来去匆匆的人们,很少会去关心他们,但这不影响他们用歌声表达情感或借演唱来谋生。

[建微知著]



■ 孙建邦

50后,洛阳市文联调研员、洛阳市作协副主席。从写杂文开始,渐向小说、纪实文学扩展。自诩为《西游记》《金瓶梅》研究者。

精通三教九流,长于旁门左道;收妖猴为徒,传授长生不老和七十二变之术,闹得惊天动地。这就是孙悟空真正的师父——须菩提祖师。在《西游记》中,他是一闪而过的人物,是最神秘的人物,还是一个与凡人最亲近的神仙。

须菩提的道场设在如来所处的西牛贺洲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中。孙悟空投拜其门下,得法名,学礼貌,听其讲经论道,如鱼得水。须菩提讲课,一改不二法门定式,而是“说一会儿道,讲一会儿禅,三家配合本如然”,喜得孙悟空

神秘的须菩提祖师

手舞足蹈。

过了七年,须菩提对孙悟空讲:“道字门中有三百六十旁门,旁门皆有正果。”接着讲请仙扶鸾、看经念佛、戒语持斋、攀弓踏弩等门道。孙悟空要学长生不老术,祖师私传密授。又过三年,教孙悟空学习七十二变和腾云驾雾。当三样功夫学完,孙悟空离去时,祖师说:“你这一去,定生不良。凭你怎么惹祸行凶,不许说是我的徒弟。你若说出半个字来……叫你万劫不得翻身!”

至此,须菩提祖师在《西游记》中消失。此时,孙悟空已经躲过轮回,成了没有名分的佛或仙人。这是最大的“旁门正果”。此后,孙悟空只不过是靠须菩提教他的那些本领闯天下。自以为是的东方神圣西方佛祖,对须菩提竟一无所知,只是浅薄地笑话孙悟空:“这妖猴,不知从何处学的神通!”须菩提祖师,非僧非道,其旁门的法力,决不在如来、玉帝之下。孙悟空十年学的本事,在如来、玉帝那儿,恐怕千万年时光也难得。须菩提功德深,当孙悟空学腾云驾雾时,他教诲“世上无难事,只怕有心人”,使得孙悟空潜下心来,因此,须菩提应是神仙中的智者,智者中的贤者。

须菩提属隐名大仙。不计其数的徒弟离去后,都守口如瓶,为他

倍增神秘色彩。而他与凡人为邻之事,更耐人寻味。祖师的邻居是一个独生子,以砍柴为生。祖师见其家事劳苦,便教其《满庭芳》一首,让其遇烦恼时,唱词散心解困。词曰:“观棋柯烂,伐木丁丁,云边谷口徐行。卖薪沽酒,狂笑自陶情。苍径秋高,对月枕松根,一觉天明。认旧林,登崖过岭,持斧断枯藤。收来成一担,行歌市上,易米三升。更无些子争竞,时价平平。不会机谋巧算,没荣辱,恬淡延生。相逢处,非仙即道,静坐讲《黄庭》。”

这个孝子樵夫,每日砍柴,还经常游走于集市,难免会把与须菩提为邻之事讲出去。从这个角度看,须菩提也难保神秘,或者说也应该是街谈巷议的人物。

法力无边的如来,耳目众多的玉帝,对须菩提毫无察觉,只能归因于他们自视大统正门傲慢无知。

凡人遇到危难,常念叨:“神仙保佑!”然而,神在何方?《西游记》中那些位高权重的神佛,有几个是保佑平民百姓的?所以,须菩提算得上与平民最亲近的神仙。孙悟空斩妖杀魔,济民救生,为老百姓敬仰喜爱,应缘于须菩提的教化。

神秘的须菩提,名不见经传的须菩提,长于旁门左道的须菩提,在吴承恩的笔下,本身就是一个旁门而出的正果。